



吴冠中

1919—2010

永無坦途 吳冠中自述

吳冠中◎著

吳可雨 柳剛永◎編

目送飞鸿（自序） 吴冠中

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孟子这样^我说，但天却未必降我以大任。耄耋之年，看到出版了自己的全集，手抚沧桑，辛、辣、酸、甜，痛苦世间苦乐。

年轻时任性，弃工程而投身艺海，苦海波涛连天，且无救生船，能奋力自救者寥寥。一度沉溺极图传统，一度拜倒西方现代艺术，两家门下寻寻觅觅，却不愿当地上地下之走狗，一味竭力探索寻属于自己的所爱所思，自己的脚印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轨迹，每一个脚印都踩得深深的。

重建承传统，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；中西融合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；中西要拉开距离……嘈嘈切切错杂弹，自相矛盾，自我标榜的噪音震耳，却听不到真正的琵琶谐音。

我于是对画技之老调花招日益反感，故与它原来隔着一层以海洋。我想搬家，搬出画室，寻个诗与文的邻居。

中西融合，源于情之亲近，异姓相吸，事出必然。如彼此并不相爱，甚至相憎，便谈不上兼容与结合。至于如何结合，变幻无穷，纯粹创造行为，且得失成败未可知。

推翻成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，创造新意境、新审美，更是艺术家的身家性命，亦即对后人的全部责任感。

夕阳晚风，留下这套画集，目送飞鸿。

2006年。

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孟子這樣對我說，但天卻未必降我以大任。耄耋之年，看到出版了自己的全集，手撫滄桑，辛、辣、酸、甜，遍嚐世間苦樂。

年輕任性，棄工程而投身藝海，苦海波濤連天，且無救生船，能奮力自救者寥寥。一度沉湎故國傳統，一度拜倒西方現代藝術，兩家門下轉輪來，卻不願當地上地下之走狗，一味竭力探尋屬於自己的所愛所思，自己的腳印連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軌跡，每一個腳印都踩得深深的……

——《吳冠中全集》自序《目送飛鴻》節選

Contents 目錄

上
編

自述 01

第一章 我的苦瓜家園 03

我的父親母親 05 / 苦瓜藤上結苦瓜 10 / 兩個舅舅 11 / 叔叔與嬸嬸 13 / 廟會·萬花筒 14 / 漁船·黃雀·蘆葦蕩·蘆簾 15 / 繆祖堯老師 19 / 棟樹港 21

第二章 茅草窩裡要出筍 23

私立吳氏小學 25 / 鵝山小學 28 / 茅草窩裡要出筍 31 / 漁船搖向無錫去 41

第三章 青春期的草木都開花 43

青年感情如野馬——從工專轉入藝專 45 / 我和朱德群 47 / 亂畫嘛 50 / 我的啟蒙老師潘天壽 52 / 杭州藝專的旗幟——吳大羽 53 / 初戀 56 / 木頭(model)也是人 60 / 大紅袍 63 / 畫了個大麻子 65 / 沙坪壩學法文 66 / 一見鍾情 67 / 洞房花燭 金榜題名 69 / 海外遊學札記 72 / 公費留學到巴黎 75 / 致吳大羽信 77 / 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 83 / 巴黎學生生活的一天 85 / 種到故鄉的土裡去 87 / 愛情的力量 90 / 歸國 91

第四章 風雨獨行人 93

故國的陰影 95 / 北京居 97 / 董希文薦我入中央美院 99 / 列賓是誰? 102 / 「偏差」和「照顧」 104 / 找不到路，找不到橋——改行畫風景 113 / 「老子天下第一」——離開中央美院 115 / 風雨獨行人 117 / 藝術家將來都窮 119 / 我是工人階級了! 120 / 回歸文藝領域——北京藝術學院 121 / 外出寫生 125 / 雙燕飛去，鄉情依然 130 / 風箏不斷線 133 / 真情實意衛天霖 136 / 陋室原是會賢堂 138 / 1965年朱家屯下鄉「四清」犯肝炎 140 / 「文革」來了，一家五口六處 142 / 糞筐畫家 143 / 速度中的畫境 147 / 重歸會賢堂 148 / 《長江萬里圖》 149 / 偷畫碼頭 150 / 「髒師」 151 / 誤入嶗山 153 / 致鄒德儂信 155

第五章 在夕照中創新 159

地動山搖筆未停 161 / 正值東風送喜訊 163 / 雲南行 164 / 偉大，偉大——1979年長沙繪《韶山》166 / 養在深閨人未識——發現張家界 167 / 巴山春雪與形式美之爭 169 / 高昌故國與阿勒泰的白樺林 171 / 重出國門，巴黎再會朱德群 173 / 搬入勁松七區 176 / 白色的小巷 181 / 印度國家美術館中國油畫展 182 / 香港藝術中心吳冠中回顧展 184 / 重畫巴黎 187 / 1989年，美國兩月 191 / 老虎高原 193 / 夕照看裸體 194 / 香港繪舊街 197 / 年齡飛升，看寰宇塊壘 198 / 偷畫與千里鵝毛 202 / 大英博物館與林布朗對展 204 / 我想展畫於巴黎 208 / 《北京雪》與《北國風光》210 / 假畫與炮打司令部 212 / 一畫之法 214 / 最後一次油畫野外寫生 219 / 吳冠中藝術展 221 / 一個花崗石腦袋的漢子 222 / 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224 / 漢字春秋 226 / 寫生維多利亞港 227 / 送盲 229 / 我負丹青！丹青負我！231

下 編 ／ 文選 237

第一章 魂寓何處 2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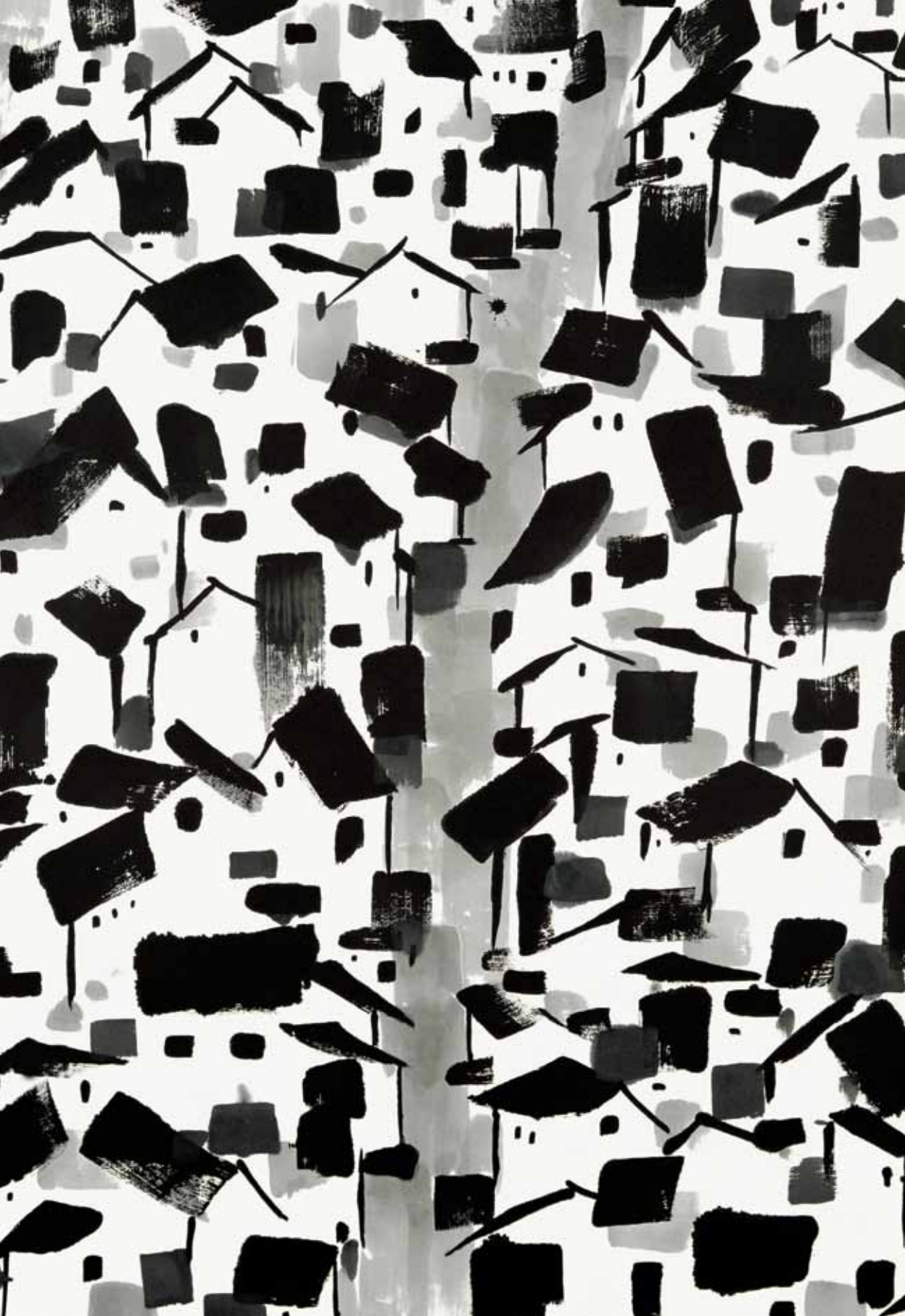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公費留法試卷 249 / 繪畫的形式美 252 / 內容決定形式？258 / 關於抽象美 263 / 風箏不斷線——創作筆記 267 / 筆墨等於零 270 / 三方淨土轉輪來：灰、白、黑 272 / 魂寓何處——美術中的民族氣息雜談 274 / 何處是歸程——現代藝術傾向印象談 277

第二章 雨雪霏霏總相憶 289

寂寞耕耘六十年——懷念林風眠老師 291 / 形象突破觀念——潘天壽老師的啟示 298 / 吳大羽——被遺忘、被發現的星 300 / 魂與膽——李可染繪畫的獨創性 306 / 樸實的靈魂 斑斕的色彩——悼念老油畫家衛天霖老師 312 / 剪不斷，五十年——記與朱德群、熊秉明的情誼 314

第三章 手撫滄桑 317

黃金萬兩付官司 319 / 毀畫 328 / 他和她 331 / 他和她（續）342



第一章

我的 苦瓜家園



父親

1919年我誕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開口鄉北渠村，地地道道的農村，典型的魚米之鄉。河道縱橫，水田、桑園、竹林包圍著我們的村子。春天，桃紅柳綠。

厚地植桑麻，我的家鄉種著大片大片的桑園，用以養蠶。當桑葉嫩綠的季節，小路上的行人都被淹沒在綠色的波浪中。

熟悉的桑園，我曾經常常鑽進去採桑椹，捉蟋蟀；親切的水牛，我也曾放過牛，騎過牛背，看著這牲口大堆拉屎，嘩嘩撒尿。雖也有雪亮眼睛烏黑頭髮的漂亮姑娘，但我童年故鄉的女孩卻是黃毛丫頭居多，也許是由於營養不良吧。

我家原有十餘畝水田，父親也種田，兼當鄉村小學教員。家裡平常吃白米飯，穿布衣裳，生活過得去，比起高樓大屋裡的富戶人家來，我家很寒酸，但較之更多的草棚子裡的不得溫飽的窮人，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

父親送我到無錫投考及上學時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漁船，同姑爹一同搖船到無錫，帶了米在船上做飯，晚上就睡在船裡，不花飯錢和旅店錢。僅有一次，父親同我住了一個最便宜的小客棧，夜半我被臭蟲咬醒，遍體都是被咬的大紅疙瘩，父親心痛極了，叫來茶房（客棧服務員），掀開蓆子讓他看滿床亂爬的臭蟲及我的疙瘩，茶房說沒辦法，要麼加點錢換個較好的房間。父親動心了，想下決心加錢，但我堅持不換，年紀雖小，我卻早已深深體會到父親掙錢的艱難。他平時節省到極點，自己是一分冤枉錢也不肯花的，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，只剩下後半夜，也不肯再加錢換房了。父親的節省習慣是由來已久的，也久久地感染了我，

影響了我。

配合父親的節儉，母親也勤儉持家，她愛乾淨，衣服洗得勤，而且甚麼都要自己提到河邊去洗，洗得徹底。雖然家裡經濟很拮据，但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條，也總是布衣暖，菜飯飽。

父親忙學校的事，忙種田的事，忙祠堂裡的事，因他是吳氏宗祠的會計。後來母親病倒，他又要忙燒飯洗衣了。他在家做家務便圍上母親用的圍裙，有時門外突然有人來找，呼喊「吳先生」或「大先生」（他是老大），他首先匆忙解掉圍裙，然後出門見客。他是村上少有的識字先生，學堂裡的老師，是頭面人物，圍著女人燒飯用的圍裙太失體面。

我童年的家牆面是灰白色的，大門兩旁各有一個安放馬燈的壁龕，就像兩隻眼睛，老遠就盯著我，它認識我，我也認識它。

半個世紀流失了，老屋早已拆除，父親的墳早湮沒於荒草或莊稼叢中，他的兒女天各一方，有時會懷念他。他的孫子，孫子的孩子們不再知道他，鄉裡的孩子們也不再知道他。但，就是他，受吳氏宗祠的委託，在村裡首創私立吳氏小學。最初的私立吳氏小學今天已發展成一千餘師生規模的中心小學，我用他的名義在小學裡設立了教學獎勵基金，作為紀念，忘卻的紀念或永遠的紀念。

母親

父親和母親的婚姻當然是媒妁之言，包辦婚姻，愛情未曾顯現，卻經常吵架。他們共同生活一輩子，合力同心只為了養活一群子女，而且也懷有望子成龍的奢望。

這虛幻的龍，顯然就是我這個長子，因我入小學後學習成績經常名列第一。

我的母親是大家閨秀，換句話說，出身於地主家庭。但她是文盲，纏過小腳，後來中途不纏了，於是她的腳半大不小，當時被稱為改良腳。

富家女母親卻下嫁了窮後生，即我的父親。其實我的父親也識字不多，兼種地，但與只能幹農活的鄉裡人比，他顯得優越而能幹，鄉裡人都稱他先生。聽母親說，是我的外公，即她的父親做主選定的女婿。

我不知道外公，但外公抱過童年的我，說我的耳朵大，將來有出息。外公

選窮女婿，看來他是一位開明人士，他的兩個兒子，即我的舅舅，各分了大量田產，一個抽大煙，一個做生意，後來都破落了。

我對母親的最早記憶是吃她的奶，我是長子，她特別偏愛，親自餵奶餵到四歲多。以後她連續生孩子，自己沒有了奶，只能找奶媽，我是她唯一自己餵奶的兒子，所以特別寵愛，寵愛而至偏愛，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，但她毫不在乎弟妹們的不滿或鄰里的批評。她固執，一向自以為是，從不掩飾她自己的好惡，而且標榜自己的好惡。

母親性子急，事事要求稱心如意，因此經常挑剔父親，發脾氣。父親特別節省，買布料什物總是剛剛夠數，決不富餘，母親便罵他窮鬼，窮鬼。父親說幸好她不識字，如識了字便了不得。但他們從來沒動手打架，相安度日。

我幼小的時候，父親到無錫玉祁鄉鎮小學教書，只寒暑假回來，母親獨自操持家務，那時她三十來歲吧，現在想起來，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，但沒有一點緋聞。緋聞，在農村也時有所聞，母親以她大家閨秀的出身對緋聞極鄙視。父親刻苦老實，更談不上拈花惹草，父母是一對誠信的苦夫妻，但沒有顯現愛情，他們志同道合，為一群兒女做牛馬。四五十歲吧，他們就不在一個房睡覺了，他們沒有品嚐過亞當夏娃的人生，他們像是月下老人試放的兩隻風箏。

母親選的衣料總很好看，她善於搭配顏色。姑嫂妯娌們做新衣聽她的主意，表姐們出嫁前住到我們家由母親教繡花。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線給我織過一件雜色的毛衣，織了拆，拆了織，經過無數次編織，終於織成了別致美觀的毛衣，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盡心思的一種藝術製作。她確有審美天賦，她是文盲，卻非美盲。父親只求實效，不講究好看不好看，他沒有母親那雙審美的慧眼。

但是母親生育太多了，我是長子，後來又生了兩個弟弟，三個妹妹，還有兩個妹妹很小就夭折了。母親一向難產，她實在怕生孩子，也曾用土法打過兩次胎，死去活來，從此身體一直非常壞，長年地病。

她長年臥病，不斷服湯藥，我經常幫忙解開一包包的中藥，對那些死蟲枯根之類的草藥起先覺得好玩，逐漸感到厭惡。後來醫生要用童便，母親便喝弟弟的尿。

因為母親的病，父親便不再去無錫教書，他在家圍起母親的圍裙洗菜、做

飯、餵豬，當門外來人有人事高叫「吳先生！」時，他匆促解下圍裙以「先生」的身份出門見客。

母親年輕輕就鬧失眠，而父親的頭一碰到枕頭便能入睡，他不了解也不同意失眠之苦，甚至嘲笑母親的失眠。我從中年以後就患失眠，愈老症愈重，最是人生之大苦，我同情我那可憐的母親，上天又偏不讓我繼承父親健康的神經。

她頭痛，總在太陽穴貼著黑色圓形的膏藥，很難看，雖這模樣了，她洗衣服時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乾淨。因離河岸近，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裡漂得清清爽爽。家家安置一個水缸，到河裡擔水倒入水缸作為家用水。暑假回家，我看父親太苦，便偷著替他到河裡擔水，母親見了大叫：「啊喲喲！快放下扁擔，別讓人笑話！」我說沒關係，但她哭了，我只好放下扁擔。

巨大的災難降臨到母親頭上。

日軍侵華，抗戰開始。日軍的刺刀並沒有嚇暈母親，致命的，是她失去了兒子。我隨杭州藝專內遷，經江西、湖南、貴州、雲南至重慶，家鄉淪陷，從此斷了音信。母親急壞了，她認為我必死無疑，她曾幾次要投河、上吊，兒子已死，她不活了。別人勸，無效，後來有人說，如冠中日後回來，你已死，將急死冠中。這一簡單的道理，解開了農村婦女一個扣死的情結。她於是苦等，不再尋死，她完全會像王寶釧那樣等十八年寒窯。她等了十年，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邊，並且帶回了未婚妻，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歡欣。

接著，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發榜，我被錄取了，真是天大的喜訊，父親將發榜的報紙天天帶在身上，遇見識字的人便拿出來炫耀。母親說，這是靠她陸家（她名陸培芽）的福分，憑父親那窮鬼家族決生不出這樣有出息的兒子來。我到南京參加教育部辦的留學生出國前講習會，其間，鄉下佬父親和母親特意到南京看我，他們風光了。那時我正鬧胃病，興高采烈的母親見到我臉色發黃，便大驚失色：全南京城裡沒有這麼黃的臉色！她幾乎哭了，叫我買白金（麥精）、魚肝油吃，當時正流行魚肝油，她也居然聽說了。

山盟海誓的愛情，我於臨出國前幾個月結了婚，妻懷孕了。我漂洋過海，妻便住到我的老家。她是母親眼中的公主，說這個媳婦真漂亮，到任何場合都比不

掉了（意思是總是第一）。母親不讓妻下廚做羹湯，小姑們對她十分親熱，不稱嫂子，稱琴姐。不遠的鎮上醫院有婦產科，但母親堅決要陪妻趕去常州縣醫院分娩，因這樣，坐輪船多次往返折騰，胎位移動不正了，結果分娩時全身麻醉動了大手術，這時父親才敢怨母親的主觀武斷。小孫子的出生令母親得意忘形，她說果然是個男孩，如是丫頭，趕到常州去生個丫頭，太丟面子，會被全村笑話。她尤其興奮的是孩子同我初生時一模一樣。

三年，粗茶淡飯的三年，兵荒馬亂的三年（解放戰爭期間），但對母親卻是最幸福的三年，她日日守著專寵的兒媳和掌上明珠的孫子。別人背後說她對待兒孫太偏心，她是滿不在乎的，只感到家裡太窮，對不住湖南來的媳婦。她平時愛與人聊天，嗓門越說越高，自己不能控制。她同父親吵架也是她的嗓門壓過父親的，但這三年裡卻一次也未同父親吵架，她怕在新媳婦面前丟面子。妻看得明明白白，她對全家人很謙讓，彼此相處一直很和諧，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，希望有一日，我能歸來。

我回來了，偕妻兒定居北京，生活條件並不好，工作中更多苦惱，但很快便將母親接到北京同住。陪她參觀了故宮、北海、頤和園……她回鄉後對人講北京時，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裡都去過了。她住不慣北京，黃沙瀰漫，大雜院裡用水不便，無法洗澡，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，她看不下去，決定回到僻靜的老家，她離不開家門前的那條小河，她長年飲這條小河的水，將一切污垢洗滌在這條小河裡。她曾第二次來北京，還將我第二個孩子帶回故鄉找奶媽，皇帝的家已看過，她不留戀北京。

苦難的歲月折磨我們，我們幾乎失落了關懷母親的間隙和心情，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時探望一次比一次老邁的母親。兒不嫌娘醜，更確切地說是兒不辨娘是美是醜，在娘的懷裡，看不清娘的面目。我的母親有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，人人誇獎，但晚年白內障幾近失明，鄉人說她仍摸索著到河邊洗東西，令人擔心。我的妹妹接她到鎮江動了手術，使她重見天地，延續了生命。

父親早已逝世，年過八十的母親飄著白髮蹣跚地走在小道上，我似乎看到了電影中的祥林嫂，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並未能慰藉她的殘年。

苦 瓜 藤 上 結 苦 瓜

我童年認知的苦是窮。我家有十來畝水田，比之富戶是窮戶，但比之更窮之戶又可勉強接近當時當地的小康之家，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漸長大，生活愈來愈困難。

我家的牛、豬和茅廁擠在一起，上廁甚臭，我常常到田邊去撒尿，父親對此倒並不禁止，只是說尿要撒在自家田裡，那是肥。

我家也養著雞，五六隻。天黑了，雞們自己回家進入窩裡，於是要提著燈去數雞的數目，會不會少了一隻，然後關上雞窩的門，防黃鼠狼。這照例是我的活，我也樂意搶著做。

孩子們是喜歡桑園的，鑽進去採桑椹吃，一面捉蚱蜢。我到今天還喜歡桑園，喜歡春天那密密交錯著的枝條的線結構畫面，其間新芽點點，組成了豐富而含蓄的色調。

養蠶期間家裡焚香，不讓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來串門，說是蠶有蠶神，須小心翼翼地侍候。蠶大眠了，不再吃葉，肥胖的身軀發白透亮，於是便被安置到草籠上去。草籠是用乾稻草絞成的，遠看像一條巨大的毛毛蟲，近看是稻草稈的叢林。眠蠶被散播在叢林中，便各自搖頭晃腦綿綿不斷地吐絲，春蠶至死絲方盡，個個樂於作繭自縛。蠶寶寶一天天隱沒了，雪白的蠶繭像無數鵝蛋散落在草籠裡，全家人眉開眼笑地摘繭。如果有一年蠶得了瘟疫，家裡便像死了人一樣悽悽惶惶。

兩個舅舅

我的幾個姑姑家都是種田和捕魚的貧窮之家，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，可算是鄉裡的大戶人家。

春節過了初一，便開始到一家家親戚家去拜年，穿著新衣裳吃年酒。母親總嫌父親家窮，說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語騙嫁給父親的，當年外公看得起父親讀書識字，認為有出息。母親也一向有點瞧不起窮姑姑們，自己不常去她們家，而總愛帶著我往舅舅家串門。舅舅家吃得講究，過年打麻將，壓歲錢也給得多。

大舅還兼開繭行，同無錫的商人合作做收購繭子的生意。每年賣繭子的時候，我便總跟著父親到舅舅家去，繭行就設在大舅家後院。父親非常重視稱繭子時價格的等級，劃價和把秤的有時是表兄或熟人，在斤兩上稍微佔點便宜父親便心滿意足了。賣了繭子便給我買枇杷吃，賣枇杷的總緊跟著賣掉了繭子挑著空籬筐的人們轉。這種時候，我不大容易見到大舅舅，他正忙著與無錫下鄉來的客商們周旋。

後來我到無錫師範念初中時，有一次大舅舅到無錫，我去看他，他住在當時最闊氣的無錫飯店裡，一個人住兩間房，還請我吃了一頓「全家福」大肉麵。我是第一次進入這樣豪華的飯店。

大舅舅愛騎馬，地方上有點名氣，因為在家鄉只有耕田的水牛，很少見馬。表姊帶我玩，領我去看舅舅養的大馬，我彷彿去看老虎一樣新奇，但不敢走近，怕它踢。

二舅舅抽大煙，抽了賣田，賣了田再抽，人抽得骨瘦，二舅母常向我母親哭訴。母親是二舅的姊姊，勸他，罵他，二舅表面上唯唯諾諾，其實不聽，照樣抽。

我們村子裡有一個不正經的女人，名聲很壞，有一回有人來家報信，說我二舅正在她房裡抽大煙鬼混，母親一聽氣急了，立即趕到她家去，我也跟去看。進大門後直奔裡屋，裡面房門緊閉著，房裡有忙亂的聲響，母親叫二舅的名字，二舅不敢答應，更不敢開門，母親隔著門哭罵，罵舅舅尤其不該到她眼前來丟臉。父親也在家罵，好像罵給我聽，意思是萬萬學不得，同時也針對母親，有意煞煞她平時老誇耀娘家闊氣的威風。

叔叔與嬸嬸

除了繆老師的畫以外，我還見過一種漂亮的月份牌仕女，那是在嬸嬸房裡看到的。嬸嬸不是正經的女人，好吃懶做，偷男人，野男人公開住她房裡睡覺，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個常常來去上海的男人吳桂生送她的。吳桂生後來作了甚麼案被抓住，槍斃了。吳桂生被槍斃後，嬸嬸還有別的野男人。叔叔是有名的「烏龜」。

叔叔本是個老實人，不識字，因為我父親念過幾年書，所以分家時叔叔多分了一畝地。但是就因為嬸嬸愛吃，不過年時也經常到鎮上去買來豬頭肉、醬鴨、燙麵餃（蒸餃）等吃，一面吃一面賭錢，那十幾畝地便被賣得差不多了，後來叔叔便揹隻籃子賣香煙、瓜子、花生糖，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書，父親常勸叔叔，但叔叔怕嬸嬸，聽了嬸嬸的指使反而兇狠狠地對待父親，甚至有一回與人串通了來偷我們家的稻。姑姑們每回來，談到叔叔時總哭，但她們不敢勸他，怕嬸嬸，嬸嬸兇得很，很潑辣。

我記得叔叔病死時滿身腫脹，得了鼓脹病，就是血吸蟲病，而嬸嬸一直活到九十多歲。70年代我曾回到老家看看，父親和母親早已逝世，那位滿頭白髮的老嬸嬸在門前見了我，口口聲聲親熱地叫我「大侄子，大侄子！」

母親和嬸嬸的關係必然非常壞，彼此不講話，見面不理睬。嬸嬸為了搞臭母親的名聲，有一次叫吳桂生闖到我母親房裡來調戲，被母親罵了出去。但從此我們家擔心吳桂生來報復，一直到他被槍斃後才放心。也由於嬸嬸的威脅吧，母親盼望我早早長大成人，有出息，替家裡爭口氣，我也已體會必須給家裡爭氣了。

廟會·萬花筒

我小時候生過一場病，母親求神許願，許願是到楊茂公橋的廟會上去敬菩薩。病好後，便要去還願。楊茂公橋離家有幾十里路，那裡兩年一度的廟會十分熱鬧，遠近聞名，能去看看這盛大的節日確是無比的快樂，我歡喜極了。我看各樣彩排著的戲文邊走邊唱，看騎在大馬上的童男童女遊行，看高蹺走路，看蝦兵、蚌精、牛頭、馬面……最後廟裡的菩薩也被抬出來，一路接受人們的膜拜。父親點上香燭，我磕幾個頭就算還願了。人山人海，賣吃的擠得密密層層，各式各樣的糖果點心，雞鴨魚肉都有，我和父親都餓了，我多饞啊，但不敢，也不忍心叫父親買。父親從家裡帶來粽子，找個偏僻地方父子倆坐下吃涼粽子，吃完粽子，父親覺得我太委屈了，領我到小攤上吃了碗熱豆腐腦，我叫他也吃，他不吃。

賣玩意兒的也不少，彩色的紙風車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製的花蛇……顯然不可能花錢買玩意兒，但父親也同情我那戀戀不捨的心思了，回家後他用幾片玻璃和彩色紙屑等糊了一個萬花筒，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貴的玩具了，萬花筒裡那千變萬化的圖案花樣，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啟迪者吧！

漁船·黃雀·
蘆葦蕩·蘆簾

我永遠記得姑爹家那隻小漁船，它永遠離不開姑爹，它也像姑爹對我一樣的親切。姑爹性子暴躁，孩子們背後叫他老虎。其實他不發怒時很溫和，他多次搖著他的漁船送我到宜興和無錫投考、上學。他也曾送我母親到武進縣的寨橋鎮上去找一位老中醫看病，我也搭船跟著去玩，反正不花一文錢，父親也總是同意的。

姑爹家住在湖邊的一個大漁村裡，村裡幾乎家家有船。村子很長，一家緊貼著一家沿小河排開，每家的後門臨河，每家的船便繫在自家後門口的大柳樹上。白天，船都下湖了，風平水靜的時候，那垂柳籠罩下的漁村倒影是挺美的畫境；傍晚，船都回來了，小河裡擠得看不見水面，家家七手八腳從船裡提魚上岸，忙成一片。姑爹和表兄弟們講過許多在湖裡的有趣事情，但我從未有機會下湖，只在湖邊遙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，覺得神秘，又有點怕。

湖裡蘆葦叢中棲息著一種小鳥，叫黃雀，就像麻雀般大小，漁民們捕來當肉食賣，一如北方的鐵雀。姑爹多次送我這種小鳥，母親燉了給我吃，味道鮮極了。表兄們說，捕黃雀要在深夜，一面張好網，從另一面敲鑼趕黃雀撞到網裡去，於是一捉一大堆。我聽了真興奮，也想跟著去捉一回。但又說夜裡湖上太冷，怕我會凍病，我說不怕；又說擔心我不會熬夜，我也保證不睡，他們同意了，我興高采烈地將嘗試奇異的新生活了，但父親堅決不同意，還是去不成。

終於有一次，我也進到湖上的蘆葦叢中去了。我們那裡，無論大人和小孩，有錢人家和窮人家，都最怕兵，孩子哭不止時，便嚇唬他：兵來了！兵真的常常闖

進村子來，信息靈通的人一經發現兵來了，立即報警，家家慌亂著關閉門戶，男女老少東逃西竄，往草垛裡藏，向桑園裡鑽，大膽的年輕人爬上了枝葉茂密的高高樹巔。匆忙中誰家的衣裳還晾在場上，誰家的雞鴨、山羊未來得及趕回家，也只好聽之任之，統統讓兵們帶走。那時候軍閥混戰，我經常聽說孫傳芳和吳佩孚或甚麼人打仗，兵的隊伍經常會經過我們的村子，有甚麼他們隨便拿，非常自由。

當吃了敗仗的敗兵逃到村子時，不成隊伍了，他們更無法無天，情況也就更可怕，打破門到家裡抄，抓到男人要花邊（銀元），抓到女人便強姦，姑娘們嚇得魂不附體，總盡先盡快逃避，不易被抓到。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，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墳叢中被強姦，老太婆是信佛的，對這樣傷天害理的惡事怕作孽，要求大兵讓她撐開傘遮遮天眼。

有一次情況特別緊張，據說就要在我們村子不遠處打仗，滿村人心惶惶，有錢人家躲到宜興城裡去，去不了城裡的也投奔遠親去。姑爹來家了，叫我們住到他家，情況緊急時可以上小船躲入湖裡蘆葦叢中去。我和母親及弟弟決定跟去，父親不肯去，他說只要我們走了，他一個人甚麼也不怕，其實，他是不放心這個家。後來真的打起仗來，我和母親等擠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駛入湖裡的蘆葦叢中去，人多船小，姑姑和表姊們分別擠進了他們鄰居的船中。聽到砰砰的槍聲，飛彈在頭上空中吱吱地尖叫，心驚膽戰，大家把棉被蓋在身上，蒙住頭，說子彈是硬的，萬一落下來，吃硬不吃軟。我完全忘記了捕黃雀的事，也沒有留心蘆葦裡有甚麼有趣的東西，只擔心子彈飛來，更擔心父親此刻正躲在甚麼地方呢，母親急得不斷流淚。小小漁船永遠地在我腦海裡留下了難忘的形象，親切的形象，我特別喜愛魯迅故鄉的烏篷船，我的繪畫作品中經常出現水鄉小船，正淵源於姑爹家的漁船吧！

漁村人家靠捕魚為生，也靠蘆葦。湖裡有大片大片的蘆葦，長得很高很高，收割後的蘆葦積聚成無數金字塔式的蘆堆，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縱橫交錯的蘆堆裡，成了孩子們捉迷藏的天堂。

夏天，我很早起來，選一根最長的蘆葦，在頂端彎一個小三角形的框，用線結牢，再到屋檐下或老樹叢中去尋蛛網，早上帶露水的蛛網有黏性，用以蒙滿三

角小框，便可黏住棲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。黏知了，也黏蜻蜓。蜻蜓大都停息在籬笆最突出的高枝上，紅蜻蜓特別好看，翅翼有時平展，有時前伸抱住腦袋，正如齊白石的圖畫。

割來蘆葦並不是為了孩子們黏蜻蜓，主要用來編蘆蓆，織蘆簾。蘆織的簾子很大，可用以隔開房間，母親則用它鋪在地上，在上面鋪拆被褥、絮棉袍。冬天，很冷，屋裡照不到陽光，吃飯都凍得發顫。大門外滿是陽光，但有西北風。房子是朝南的，不怕北面的風，於是將蘆簾架在竹篙上擋住西面，陽光照射這簾和門牆構成的三角地帶，這裡便是最舒適的溫暖之角了。老祖母整個上午都坐在暖角裡曬太陽，母親也常在裡面補衣裳，劈豆瓣。吃飯時，大家端了飯碗來曬著太陽吃，鄰家的孩子也端著自己的飯碗來湊熱鬧，有吃有笑，很快活，引得狗也跟來，貓也鑽來，一團和氣。

老祖母坐著曬太陽還嫌冷，一隻小腳總踩在一個銅腳爐上。這銅腳爐很精緻，蓋子上佈滿麻子似的窟窿，母親說這還是她出嫁時的嫁奩，父親家一向窮，才不會買這種精緻的腳爐呢。腳爐裡裝著燒得半紅的薯糠（稻穀的殼）灰，將生蠶豆埋進去，等一會兒就會熱，像炒豆一樣，豆熟時便「乒」的一聲爆炸。我埋進了豆，但玩著玩著忘了時辰，老祖母腳下突然乒乒乒乒爆炸起來，嚇她一大跳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只有冬天農家閒時才架起蘆簾曬太陽，尤其春節後的半個月內，大家可以快快活活、高高興興地享受太陽的溫暖和家庭的溫暖。孩子們不只是自己爆蠶豆了，還可吃到煮熟的菱、花生和夾有核桃肉的糕。這都是春節帶來的好處，怎麼能不盼望春節呢。春節要吃好幾樣菜，最主要的是吃豬頭，我以為豬頭肉是最上等的東西了，只有過年（春節）時才能吃到。

春節前母親特別忙，要煮豬頭，要做夠全家吃半個月的糕糰，還要外加幾籠粗粉糰子，是專門為春節期間發給叫花子的。平時叫花子要飯，要了半天只給一點點剩飯，有時不給，但春節期間無例外一律要給，而且一到門口就給，所以叫「發」。於是叫花子特多，絡繹不絕，有時是三五成群結隊而來，幾籠糰子還不夠發，糰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。有一種叫花子不穿破衣裳，穿整整齊齊的長

衫，還戴著禮帽，手提小鑼，邊唱邊敲小鑼一步步緩慢地跨進大門來，這便是唱春的。給他一個一般的發叫花子的粗糲子他不要，不理，繼續唱。我便加倍給他好幾個，或給自家吃的大白糲子，他不用手接，只用那鑼反過來盛了糲子，然後倒進背在背後的大口袋裡去。這是我最早見過的歌唱家。後來我在巴黎留學時，旅店後窗下的小夾道裡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，期待旅客們撒下法郎去，這時候，我總立即回憶起童年時家門口的唱春人。

每次過年，父親從大櫥（衣櫃）裡拿出一幅中堂畫和一副對聯掛在堂屋裡，一直掛到正月十五，然後又小心翼翼地捲起來，藏進大櫥裡。大櫥是紅漆的，很漂亮，也是母親的嫁奩，一直保護得像新的一樣。我們家是小戶人家，房子也不大，但村裡有中堂畫的人家很少，因此我曾為此感到驕傲。畫的是幾個人物，中間一個老頭可能就是老壽星，這是父親的老朋友繆祖堯畫的。

繆祖堯老師

繆祖堯矮胖矮胖，很和氣，家就住在姑爹家那個漁村裡，家裡也貧苦，靠教書生活。他和父親很合得來，早年兩人曾一同到無錫一個叫玉祁的村鎮上教小學。

父親在玉祁教書時每年臘月近年底時回來，我還依稀記得，每次回來總帶回一種中間穿有大孔的餅乾，這也是我認為最好吃的餅乾了。他還講過一個故事，說有一回學生家送來的早餐是糯米粥，他和繆祖堯恰好都不愛吃糯米粥，只吃了一點點，但糯米粥會膨脹，罐裡的粥過一會兒脹得仍像原先那樣滿，學生家裡來撤早餐時誤認為根本未吃，估計是教員不愛吃，便立即補煮了幾個雞蛋。現在看來，當時他們小學簡陋，不開伙，教員是由學生家輪流派飯的。

後來我的弟弟妹妹多起來，母親一人實在忙不過來，父親不能再去玉祁教書，便在村裡由吳氏宗祠出經費創辦私立吳氏小學。繆祖堯也不去玉祁了，便來吳氏小學教書，小學就設在吳家祠堂裡，繆祖堯也住在祠堂裡。我從此經常到繆祖堯老師的房裡去，看他畫畫，開始觸及繪畫之美。祠堂很大，有幾進院落，有幾間鋪有地板的廂房，廂房的窗開向小院，院裡分別種有高大的桂花、芭蕉、海棠。繆老師住的廂房很大，窗口掩映著綠蔭蔭的芭蕉，一張大畫案擺在窗口，真是窗明几淨，幽靜宜人，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見到的畫室，難忘的畫室，我一輩子都嚮往有這樣一間畫室！

繆老師甚麼都會畫，畫山水，畫紅豔豔的月季和牡丹，畫樵夫和漁翁。有一回父親用馬糞紙做個筆筒，糊上白紙，繆老師在上面畫個漁翁、一隻大鳥和大蛤

蜊，畫成後給我講解這畫的是鷸蚌相爭的故事。我尤其喜歡繆老師畫的大黑貓，他用燒飯鍋底的黑灰畫貓，貓特別黑，兩隻眼睛黃而發亮，我進美術學院以後還常常想起那黑鍋灰畫的貓，可惜再也沒見過了。

我常常靜靜地看繆老師作畫，他用紙緊捲成筆桿似的長條，用煤油燈薰黑以後當炭條起稿；他常常將蘸了濃墨的筆放進嘴裡理順筆毛，染得嘴唇烏黑，這才使我明白，母親自己不識字，為甚麼同父親爭吵時便常罵他吃了烏黑水不講道理。

繆老師和父親有個很大的不同處，他不像父親那樣節省，他愛吃零食，父親說他沒有兒女，只管自己吃飽就夠了。繆老師畫久了，往往摸出幾個銅板，叫我到村頭一家茶館裡去替他買一包酥糖之類的好東西吃，我非常樂意，飛跑著去買來，他總分一小塊給我吃，從無例外。

我叫他繆老師，因後來我上學了，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師。不過他並不教圖畫，也根本沒有圖畫課，而他的畫據說是遠近聞名的，還賣，並訂有價格潤例。

有一件事曾提高了繆祖堯的畫的威望。村裡財主陳培之的妻子據說是上海美術大學畢業的，嫁到鄉下來後還向繆祖堯借畫臨摹呢！陳培之家高樓大屋，連著大樓有高牆圍住的大院，裡面種有李光桃及別的甚麼名貴果樹，但我不敢進入他們家。

陳培之家的院子特別大，有花壇，擺滿了盆花，開著各樣的花朵，還有兩隻大荷花缸，種有荷花，我愛極了。新娘子燙著長頭髮，臉上擦著粉和口紅，我和小夥伴們覺得像吊死鬼，很難看，但我從此愛上了花。村裡只有單調的木槿和葵花，我還從未見過那麼多紅彤彤的鮮花，於是也總想種花，但哪裡去弄花呀！

70年代我曾順便回到故鄉看看，父親、母親及老一輩的親友們大都已逝世，只繆老師還在，我便專程到漁村去看望他。好容易尋到了他的住處，他住在蜂窩似的人家的夾縫中，屋裡建屋，幾張破舊的蘆簾圍成了他暗黑的臥房。他病在床上，他感激我的探望，他談我父親的死，那是困難時期，與其說是病死的，不如說是餓死的；他談到有一次經過我家門前的河濱，見我那瞎了眼的母親自己摸著去洗東西，感歎年輕人是不顧老人了。我似乎又最後一次見到了我的父親和母親！

我不清楚繆老師是哪一年逝世的，只知道他已逝世了。

棟樹港

棟樹港離我家一里路，是最近的小街，有魚市、豆腐店、小雜貨舖、餛飩店、茶館……早晨有燒餅和油條。村裡的人們在路上相遇，總互問：「上街嗎？」指的便是去不去棟樹港。棟樹港跨在大河的兩岸，我們北渠村在東面，西面便通姑爹家漁村，我搭渡船擺渡時，大都是去姑爹家。

從無錫或常州到宜興縣城的輪船都必經棟樹港，當「啪啪啪啪」的輪船將要靠碼頭時，碼頭上便聚了不少看熱鬧的人，想看下鄉來的上海人。上海是天堂吧，到上海幫人家的（當保姆）及做廠的（女工）婦女回鄉探親時都吃得白胖白胖，還帶回筒子裝的餅乾、美女牌葡萄乾、美女月份牌……

早先，店舖都集中在河西，河東較冷落，幾乎不成街。後來河東要蓋新街了，徵求股份參加，出了錢便可分一間店面。父親和母親天天商議，那時我已有兩個弟弟，父親計算日後我們兄弟分家，一人分三畝來地，如何過日子呢，便下狠心湊錢，借債，爭取預定下一間店面，將來我們兄弟中便可有一人去開店。簡陋的新街順利地落成了，我迫不及待先到新街上自家的新屋內住了幾夜，街上有了家，也可算街上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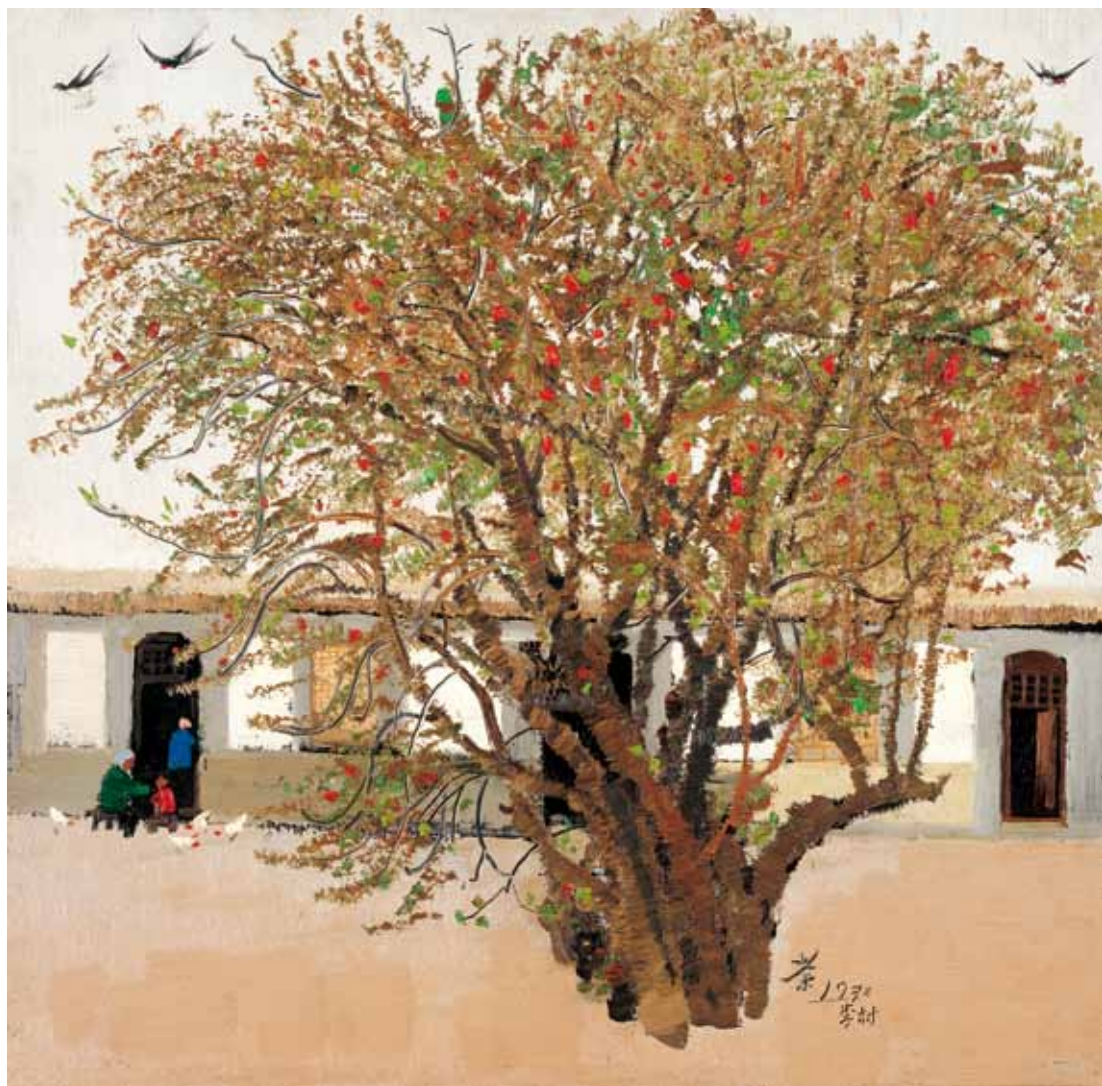
父親於是同一位剃頭的合伙，讓剃頭的在我們店內開業，同時兼顧賣雜貨，雜貨是我們家的。家裡的一張舊方桌搬到了店裡，準備讓客人沾了酒坐下慢慢喝。母親在家炸豆瓣，用舊報紙包成小包小包油炸豆瓣，拿到店裡賣作下酒菜。雖然父親常去店裡，但主要還只能靠那個剃頭的，結果小店仍賺不了錢，好像沒有多久，店舖連同房子就整個轉讓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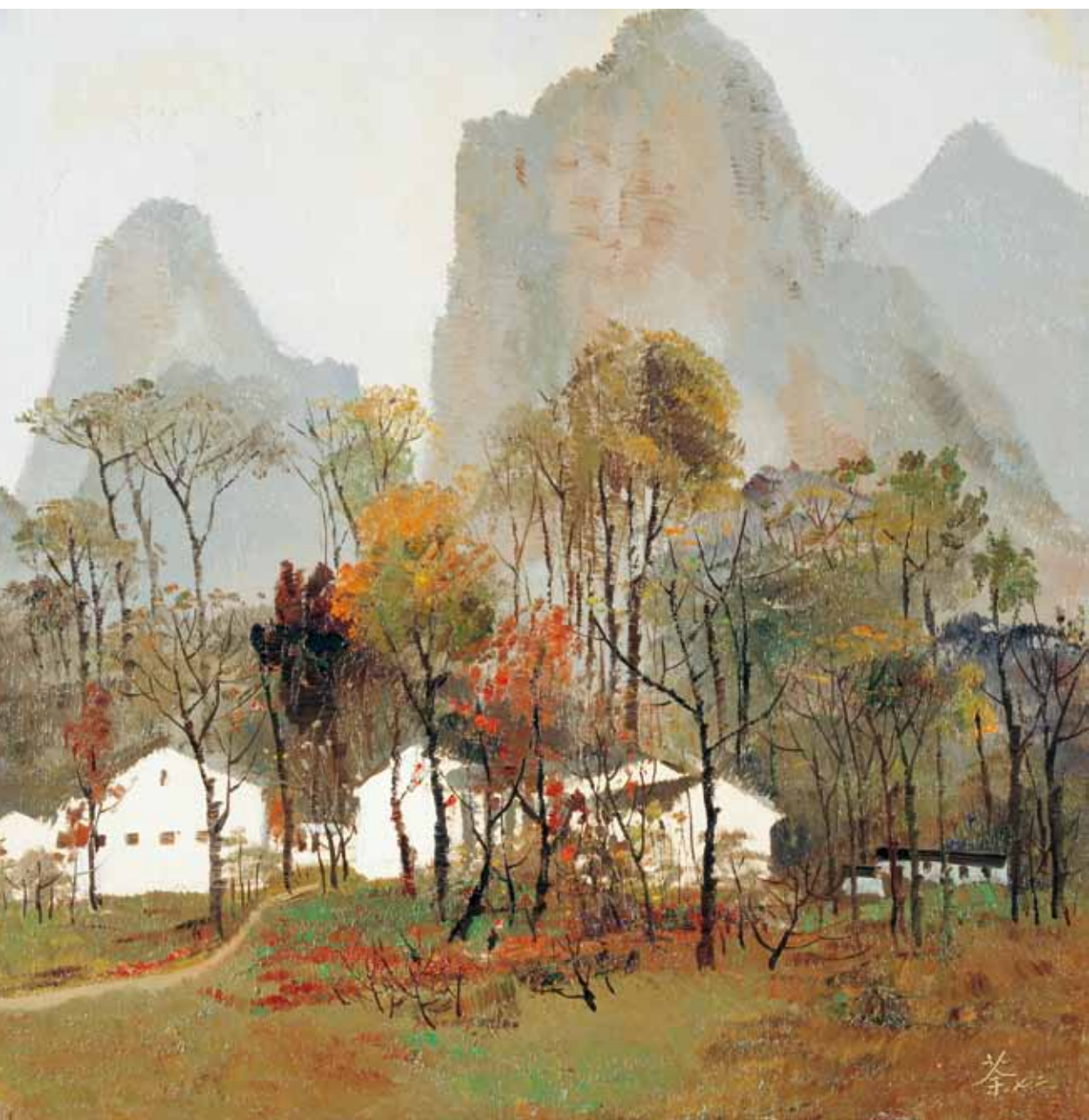
《故鄉之晨》 1960 年作 油畫·木板 62cm×46cm



《扎什倫布寺》 1961 年作 油畫·木板 46cm×124cm



《房東家》 1972 年作 油畫·木板 42cm×43cm



《桂林山村》 1972 年作 油畫·木板 46cm×46cm



《麻雀》 1972 年作 油畫·木板 39cm×46cm



《北國風光》 1973 年作 油畫·麻布 72cm×160cm



《太湖鵞群》 1974 年作 油畫·木板 46cm×61cm



《蘇州園林》 1975 年作 油畫·麻布 150cm×200cm